

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的四重维度与解放路径

——一名软件工程专业学生的马克思主义阅读报告

摘要：本文从个人视角出发，结合课程内容，以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三部经典著作作为理论资源，考察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的新形态。文章认为，数字技术并未消除异化，反而使其呈现为算法管理下的过程异化、数据商品化的产品异化、创造力降维的类本质异化以及平台原子化的人际关系异化。《资本论》关于机器与大工业的辩证分析为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去技能化”提供了方法论启示，而《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则在自由软件运动等数字公地实践中展现出当代生命力。最后，文章尝试回应克罗齐式的问题：马克思的异化批判与解放叙事在数字时代依旧具有生命力，但其生命力之实现有赖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而非技术自身的线性进步。

关键词：数字劳动；异化劳动；平台资本主义；自由软件运动；马克思

引言

在《理解马克思》课程的学习中，作为一名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我时常被一个问题困扰：当我坐在电脑前编写代码、调试算法、修复 Bug 时，我所经历的劳动过程与马克思在 19 世纪英国纺织工厂中所观察到的劳动异化，究竟存在何种历史关联与本质差异？课程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三部著作为中心，要求我们在比较视野中阐发理解马克思的方法。本文尝试将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与我的专业经验相勾连，探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的当代形态及其解放可能。正如德里达所言，“全世界的男男女女们，不论愿意与否，甚至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对于身处代码世界中的我们而言，这一判断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真切。

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数字劳动异化的四重维度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四个层面揭示了异化劳动的规定性：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异化、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1]。蓝江指出，数字资本主义的基础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手段来攫取和占有数据，并形成垄断的数字平台；尽管如此，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由此而形成的数字劳动问题，并没有真正脱离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批判的视野^[2]。

对于软件从业者而言，劳动产品的异化首先表现为程序员与其代码成果的疏离。程序员编写的算法、优化的平台架构，本是其智力与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却因资本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反过来成为监控、评估、规训甚至淘汰自身的工具。汪金刚在分析数字劳动异化时指出，程序员开发的 AI 系统成为异己力量，反过来取代自身岗位，这正是马克思所言“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的当代印证^[3]。当推荐算法被用于精确计量用户的停留时长、当自动化测试系统被用于评估程序员的产出效率时，技术产品已不再是劳动者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是异化为支配劳动者的敌对力量。

劳动过程的异化则体现为算法管理对编程活动的深度介入。从 Jira 到 GitHub Copilot，从代码审查工具到效率监控软件，程序员的劳动过程被分解为可量化、可评级、可替换的标准化单元。马克思曾写道：“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在“996”工作制与敏捷开发的迭代压力下，编程这一本应体现创造性的智力活动，日益沦为维持生计的机械操作。

类本质的异化在数字时代呈现为创造力的降维。软件工程师的智力劳动本应体现“自由自觉”的类特性，但在资本压力下，大量工作沦为数据标注、接口对接与模型调参，人的主体性被压缩为算法系统的“有意识链接”。陈京奕、刘灵指出，数字技术异化为数字资本剥削人们的工具，人们越发容易在数字技术理性的支配下迷失自我，使自身的批判性与能动性思维进一步遭受压制^[4]。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则表现为平台经济中的原子化。开源社区中看似协作的代码共享，往往被平台资本转化为无偿的数字劳动资源；而商业公司内部的程序员则因绩效考核与竞争机制彼此疏离，马克思所揭示的“人对人是狼”的竞争逻辑在代码评审与 OKR 排名中得到了新的演绎。

二、《资本论》的视角：机器、自动化与“去技能化”

《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机器与大工业”是马克思技术批判最为集中的篇章。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不仅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更是资本控制工人的武器。“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这一命题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新的验证^[5]。从缝纫机到代码生成工具，自动化技术的历史延续性清晰可见。

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对工人的排挤时指出：“机器使雇佣工人‘过剩’，分工畸形的工人离开原劳动范围就不值钱。”当代人工智能编程助手（如 GitHub Copilot）的广泛应用，正在将初级程序员的基础编码工作“去技能化”，使大量“码农”面临技术性失业的威胁。正如学者所指出的，

如果人工智能像机器一样被资本主义使用，将工人排除于工作岗位，工人不再生产剩余价值，在资本循环中失去作用，变成彻底的“无用阶级”^[6]。Fuchs 在其研究中进一步揭示，ICT 产业中的各类劳动——从非洲的矿物开采、富士康的硬件组装到硅谷的软件工程——共同构成了数字劳动的全球价值链，其共性在于劳动力被剥削且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逻辑^[7]。

然而，马克思的机器观是辩证的。他既揭示了机器在资本主义应用下的剥削本质，也指出技术进步本身蕴含着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为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潜能。关键在于财富的占有方式：若数字生产资料为少数私人垄断，则技术进步只会加剧不平等；若实现社会化占有，则技术可成为普惠性的解放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但这一竞争关系并非技术固有的自然属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定产物。

三、《共产党宣言》与数字公地：解放的政治想象

《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这一政治理想在数字时代通过自由软件运动获得了某种预演式的实践。自由软件基金会所倡导的 GPL 许可证体系，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数字契约：代码作为智力劳动的产物，不被私人垄断，而是回归数字公地（Digital Commons）。Eben Moglen 在《dotCommunist Manifesto》中戏仿《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写道：“一个幽灵正在跨国资本主义上空徘徊——自由信息的幽灵。”^[9]这一修辞并非偶然，它揭示了自由软件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反对私有垄断、倡导协作生产上的深层亲和性。

当然，自由软件运动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共产主义实践。平台资本主义通过“开放核心”（Open Core）等商业模式，将开源代码作为吸引无偿数字劳动的诱饵，进而形成数据垄断。这印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判断：资本主义“像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数字生产力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正在催生新的危机与反抗。Fuchs 指出，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数字资本与数字公地之间的对抗：一方面是非营利的在线平台、维基百科、自由与开源软件等超越资本积累逻辑的公地形式；另一方面则是平台资本对数据、算法与注意力的商品化掠夺。

四、结 语：何种生命力依旧存在？

那么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哪些依旧有生命力？哪些已经不再具有生命力？通过上述分析，我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与解放叙事依旧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数字资本主义并未超越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反而通过算法、平台与数据商品化，将异化推向了更为隐蔽和深刻的境

地。与此同时,《资本论》的辩证技术观提醒我们,技术本身不具有先验的解放性或压迫性,其社会效应取决于嵌入其中的生产关系;《共产党宣言》的联合体理想,则在自由软件、维基百科等数字公地实践中展现出诱人的可能性。

然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路径预言、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线性时间表,显然需要结合当代历史条件加以重新审视。作为软件专业的大学生,我从中获得的启示是:代码的解放不仅依赖于技术架构的优化,更依赖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只有当数字生产资料摆脱资本的私人垄断,技术进步才能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正是马克思思想在数字时代最具生命力的内核。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2] 蓝江. 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异化劳动批判——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当代数字劳动问题[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8(05): 1-10.

[3] 汪金刚. 信息化社会生产与数字劳动异化——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阐释[J]. 新闻大学, 2020(02): 80-93.

[4] 陈京奕, 刘灵. 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扬弃[EB/OL].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23-07-13.

[5]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6] 《资本论》的机器观对理解人工智能应用的多重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21.

[7] FUCHS C.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8]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9] MOGLEN E. 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EB/OL]. 2003.